

大片質感 | 人生況味

《用武之地》極端環境醞釀溫暖力量

東西影畫

中國人質營救、自救題材，並非正在內地熱映、即將於今日在香港上映電影《用武之地》的首創。與同類題材相比，《用武之地》導演申奧拍出了對戰爭、人性的深入思考，充滿人生的況味。電影獨特之處是用直觀的方式展現了恐怖主義在不發達國家的運作，以及極端環境對道德的考驗和人性的扭曲，同時也是在傳遞和平的生活是多麼難能可貴。

華明

對比《用武之地》導演申奧和編劇夥伴許濠洋以往作品，從《受益人》到《南京照相館》都體現出較高的組織情節和人物關係的能力。而人物陣營分布與故事的總體走向，總能體現出題材的積極價值。比如《受益人》中吳海（大鵬飾）從意圖騙保到收穫真愛的轉變；「南京市民」從日軍受害者到反抗者的蛻變；《孤注一擲》已經逃離電詐工作的梁安娜（金晨飾）對警方破案起到重要作用等等；《用武之地》則塑造了中國人熱愛和平、支持第三世界國家建設、尋求共同發展的形象——流浪非洲多年的華僑之子周偉傑（任達華飾）被馬笑（肖央飾）當成自己人，被中國政府無條件營救，都深度契合了觀眾的心理。

戰爭場面緊張刺激

導演申奧在《南京照相館》中有所克制地表現日軍大屠殺中國民眾的暴行。《用武之地》拍攝於《南京照相館》之前，對血腥殘忍場面不放大、也不迴避。無論是「鋼鐵軍」控制的金礦遭遇政府軍空襲，還是營救人質的直升機被恐怖分子擊落，片中的戰爭場面緊張刺激，視聽屬大片質感。

《用武之地》並非申奧第一部講述營救人質的影片，2023年上映的《孤注一擲》也屬此類。一同類比，都有對主題思想的探討，同時又在嚴肅議題和商業敘事張力之間找到平衡。故事的伏筆與呼應、懸疑與情節編織有機，在快準狠的節奏中不會錯過激發觀眾情緒的場面，讓觀眾受到衝擊的同時，更能體會到動亂地區的殘酷。

影片進程不到三分之一，幫助當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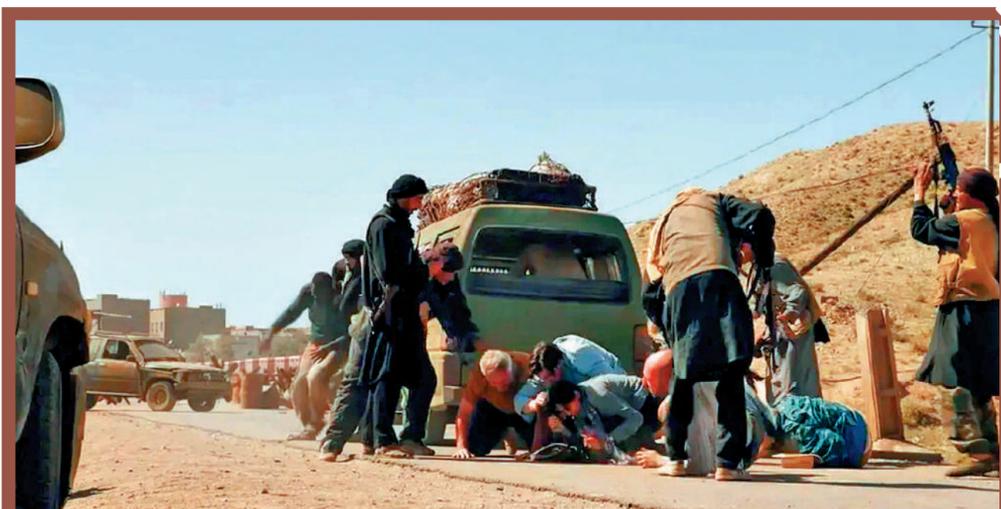
搞通訊的工程師苗峰（鄭愷飾）就因踩中地雷，無法得到及時救治而命喪異鄉。開場「鋼鐵軍」的恐襲，讓即將開始足球人生的非洲少年死於非命。一旦被這個恐怖組織綁架為人質，隨時都會因斬腿、割喉、火刑結束人生。

在戰亂極端環境中，文明世界的規則完全失效。恐怖分子強迫搶掠來的孩子學習殺人，成為戰亂中的「耗材」。馬笑與村民結下的友誼，竟然是在村民為了給女兒購買假肢綁架馬笑和苗峰換賞金之後。懷有身孕的潘文佳（齊溪飾）出於醫者本能，堅持去救治一車傷者，不想正中恐怖分子埋伏。古語「飢寒起盜心」用於這樣的環境，殺人放火或許只是為一食一飲。難怪有觀眾稱：「善良不能隨意施捨，可能介入種族爭端；正義不能太氾濫，不然大概率身首異處。」

行為邏輯欠說服力

《用武之地》成功營造了故事的環境氛圍，卻也存在人物動機說服力不足影響人物形象的問題。馬笑在衝突地區工作多年，卻有不符職業記者身份的表現。比如，他看到路邊的逃難者和被炸毀的車輛後，沒有立刻通過多方渠道核實是否有戰爭，也沒有勸苗峰返回，反而在支援的情況下繼續前進。被綁架後，他眼見兩個美國人質被誤當成夫妻殺一留一，馬笑卻與同為人質的妻子潘文佳經常接觸。恐怖分子把大疆拿給他拍攝，他沒認出來是自己的，也沒檢查素材，導致他們夫妻關係暴露，潘文佳差點被燒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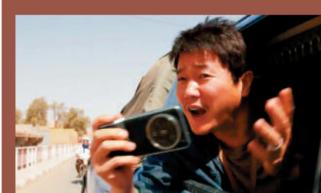
實際上，本片中斬腿、割喉、火刑等內容，和一些劇情片中的裸露親熱戲



▲申奧再拍人質解救題材電影《用武之地》。



▲香港演員任達華在《用武之地》飾演滯留非洲的華僑後代。



▲馬笑為駐非洲的中國記者，因當地爆發戰亂而受困。

分作用相同。決定整部影片質量的根本不是這些元素是否刺激感官，而是觀眾能否對主人公共情，從而關注他的命



▲《用武之地》場面刺激，具有視覺衝擊力。

運。影片前半段馬笑陷入困境是因為他明知恐怖組織懸賞捉拿外國人，一些村民會為了賞金舉報，還是冒險去隔壁村換汽油，連累了庇護他的村莊，導致孩子被掠，母親被殺。雖然被掠的孩子在影片後半段也發揮作用，並且因為前半段的鋪墊達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但馬笑的所作所為影響了觀眾認同，也是顯而易見。

進入結尾，逃出魔窟的馬笑等人已經和中國大使館取得聯繫，當地政府軍也出動戰鬥機救援。編導又安排了恐怖組織追殺並炸毀基地的槍戰戲，彈盡糧絕時村民又「機器降神」般駕車營救。這場戲從劇作邏輯和觀眾心理上，卻顯得有點多餘。

最終馬笑沒有告訴村民夫婦他們被綁架的兒子已經死了，讓他們留存希望。馬笑刪掉了苗峰的斷肢照片，讓大眾的目光更關注於假肢女孩的燦爛笑容。這種處理沒有過度消費苦難，而是傳遞出一種溫暖的力量。

劇情介紹

駐非洲某國的中國記者馬笑與身懷六甲的志願醫生潘文佳是一對夫妻，在兩人準備返華的前一天，當地風雲突變，阿拉伯裔恐怖武裝與政府軍全面開戰。二人在陪同通訊工程師苗峰搶修基地的途中，先後淪為恐怖組織的人質，在囚禁之中結識了當地華僑周偉傑。烽火蔓延的茫茫大漠，一群中國人面對窮兇極惡的恐怖分子與暗無天日的囚禁生活，一起選擇踏上一條自救的求生之路……



▲《用武之地》呈現異國他鄉的人質救援故事。



▲申奧執導的影片《受益人》的故事緣起一場騙保的婚姻騙局。

《秋雪漫過的冬天》雙向救贖共渡人生寒冬

于童



▲姜家齊（趙又廷飾）陷入職場和婚姻雙重困局。



▲姜家齊（左）與周遇安因一場風波而展開雙向救贖。



▲《秋雪漫過的冬天》延續原劇的慢敘事風格。

由韓天執導、于小千等編劇，趙又廷、張子楓領銜主演的都市情感劇《秋雪漫過的冬天》（以下簡稱《秋雪》）於1月10日播出，作為經典韓劇《我的大叔》的本地化翻拍作品，劇集憑藉扎實的演員班底與細膩的敘事風格而引發關注。

故事聚焦中年企業中層姜家齊與底層少女周遇安的命運交織。深陷婚姻困境與職場瓶頸的姜家齊（趙又廷飾），與背負原生家庭重擔、在生存泥沼中掙扎的周遇安（張子楓飾），因一場職場風波意外產生交集，從最初的疏離防備到後來的彼此慰藉，在寒冬般的人生困境中，演繹了一段克制而溫暖的雙向救贖故事。

《秋雪》延續原版的慢敘事美學，以鏡頭語言的細膩鋪陳替代冗餘台詞，捕捉主角們壓抑隱忍的生存狀態，賦予角色強烈的真實感與代入感。導演將鏡頭對準姜家齊擠地鐵時佝僂的脊背、面對妻子時欲言又止的神情，對準周遇安常年裸露的腳踝與緊繃的神情，無需過多贅述便勾勒出人物的困境、小人物們的沉重掙扎。劇中，國外留學孩子的一通越洋電話，便隱晦交代了姜家齊依然維繫貌合神離婚姻的深層緣由，這種留白式表

▶周遇安（張子楓飾）在生活泥沼之中掙扎。



達，讓角色的行為邏輯更具說服力。

角色情感的轉變同樣經得住推敲：姜家齊從將周遇安視作普通同事的輕微同情，到逐漸洞悉其苦難後的深度共情；周遇安從對所有善意本能防備的疏離，到慢慢敞開心扉接納溫暖，長達十集的層層鋪墊，讓這份跨越年齡與階層的羈絆擺脫了懸浮感，貼合現實邏輯的刻畫，在國產時裝劇中實屬難得。

與此同時，導演巧妙運用多元敘事手法調劑整體低沉基調，職場鬥爭段落借鑒商戰片的拍攝技巧，姜家齊數次深陷危機的劇情充滿懸念張力；周遇安憑藉敏銳觀察力與果敢決斷力「整頓職場」，化解同事霸凌的橋段，有效緩解了劇集的壓抑感；小舅與家魯的創業線則以輕喜劇風格呈現，為故事注入煙火氣與趣味性，讓劇集在保持質感的同時兼具可看性。

在地化改編未至現實痛點

《我的大叔》之所以能成為口碑佳作，核心在於其對韓國當下社會矛盾的冷峻剖析與深刻揭示。原版中，主要角色同屬一個社區的設定，構建出鮮明的階層圖景：男主的中年危機，源於身邊好友接連遭遇大企業裁

員，使其成為社區中僅剩的「體面人」，背負着整個圈層的期待與壓力；而負債累累、身有前科、在底層艱難求生的女主，與貌似成為中產的男主身處同一空間，直指韓國社會階級固化、上升通道狹窄的核心困境。另外，韓國根深蒂固的前後輩文化也貫穿職場線，一系列扎根社會現實的細膩描摹，構成了《我的大叔》直擊人心的精神內核。

遺憾的是，《秋雪》在本地化改編中，恰恰丟失了這份深刻性。主創團隊將故事舞台遷至重慶，融入長江輕軌、市井火鍋、「三線建設」移民背景等地域符號，試圖打造本地化質感，但對社會現實的挖掘僅停留在表面。男主姜家齊的中年危機，被簡單歸因於不擅人際交往、孩子海外留學的經濟壓力與家庭頂樑柱的責任重擔，未能觸及當代中年群體面臨的深層困境，缺乏對社會語境的深度結合；女主周遇安作為合同工，能輕鬆「整頓職場」甚至「扳倒高管」，卻在面對違法暴力催債時，放棄法律途徑選擇隱忍逃避，這種前後矛盾的設定，與現實社會相距甚遠。

作為一部翻拍作品，《秋雪》在敘事節奏與情感刻畫上保留了原版的精髓，展現了國產都市劇的差異化風格。演員趙又廷與張子楓以克制內斂的表演，準確詮釋了姜家齊與周遇安在困境中的掙扎與救贖，兩人之間的默契互動，傳遞出東方美學中「發乎情，止乎禮」的情感張力。

然而，改編中的本地化表達流於表層，未能挖掘出契合本地社會的核心議題。同時，主創刻意將劇集調性往溫暖方向傾斜，以「互相治癒」作為核心賣點，卻忽略了治癒的力量往往源於深刻痛楚的鋪墊，失去了現實重量的溫暖往往難以抵達人心深處。